

拾

穉

餘

閒

叙

嘗攷君子之立言也未有不原本於性情學術者
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
信乎文如其人觀其人之立言而可以得其為人
矣闕里翰博宏興孔公天材卓犖賦性豪邁雖系
出箕胄絕無世俗軒冕氣生平無他嗜好獨於花
晨月夕樂與昆弟子姝戚黨故舊或二三友朋相
與文酒留連追歡忘倦暇則獨坐一室列左右圖
史覃思研精於書無所不讀於詩古文詞無不通

搜討之下著有拾遺餘閒一集賓也伏而誦之觀
 其發言遣詞一皆引經據典見解弗涉于偏議論
 悉歸於正或述舊聞而攷其同異或即方言而審
 其源流或援典故而證其得失其于人之美弗
 彰者為之表微而闡幽俗之因陋習訛者為之醒
 矇而覺昧若風詩之並存美惡以為勸懲若春秋
 之明辨是非以為規箴凡所以崇正學而斥異端
 敦忠孝而衛道德者固盡章章如是其有裨於世
 道人心良非淺鮮况先生仰承家學兢兢夙夜凜

若水淵凡邑乘族譜以及宗廟禮樂嘗有志於修
明是先生不朽之大業尤必有表見於異日者夫
豈僅區區是集云爾哉

皆

康熙歲次庚子十月朔日崑山後學葉賓頓首拜
題

拾籀餘閒

闕里孔毓埏

公羊傳疏

陳儒何休曰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焚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云云其言授受淵源是也而謂夫子預知秦將焚書其意實欲尊聖然未免近於誣矣昔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答以百世蓋天地之常經因革損益之通義耳未嘗云繼周之後為嬴秦繼秦之後為劉漢也譬如休咎之徵

在於五事之得失各以類應乃自然之理聖人之所知也至於某代某年時若恒若豈能逆及耶聖人一天地也未聞天地思慮而預防者夫既有天地則必有春秋既有春秋則必有百靈呵護豈暴君虐政所能及哉蘇公之文當時禁之嚴矣猶不能遏抑其將來今盛為海內誦習矧大聖人之著作乎夫子果長慮而却顧則六經之文皆夫子之所刪述必當各擇高弟一人授之何獨慊慊於春秋若謂為夫子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故惜之

尤切是以私心窺聖人也烏乎可

焚書之禍今古同憾而典謨訓誥六經之文無一
罹于虐燄者則其所焚特讖緯不經之書耳亦未
為不幸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
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是又一焚書也舊唐
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
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
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
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

推背圖者論語云子不語怪力亂神又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合而推之烏有所謂閉房記者耶誣聖惑世焚之宜矣

儒林公議宋亡名氏撰內有云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于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云云夫顧時作事乃全軀保妻子之臣所為耳而謂二公為之乎又云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于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等語先中丞公余四十五代

祖也族正色立朝大節炳著初授外吏累遷龍圖閣待制坐糾事出知鄆州徙青州遷兵部復出知徐許二州召為諫議權御史中丞以爭廢后事出知秦州徙徐州又徙兗州復入為御史中丞再執憲權彈劾無所避益為權貴所忌復出知鄆州而卒所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使急於進用何難緘默取容耶以上二則尚得謂之公議也

乎

太原傅先生青主

山

一宇公之他康熙己未以博

學宏詞徵聘至京以老病辭 欽授中書舍人

特放還家當道有司罕接其面家叔鳧先

典範宰

孟邑每造訪輒荷款留恒云孔公賢父母且聖齋
也不與他人等贈遺筆墨無算草書尤屬冠絕又
醫術入神其方多出于藏經梵語支離人莫能曉
獨先生洞悉每檢一方即為註釋無不神効若將
經內全方盡皆譯出亦岐黃家玉律金科也

海內書院甚多不能悉舉今擇其有先聖神主像

者記之於左
尼山書院

在曲阜縣東南
六十里尼山上

洙泗書院

在曲阜縣
東北八里

聖

澤書院

在兗州府汶
上縣城內

孔林書院

在廣東南雄府
城東一百里

孔宅書院

在江南松
江府青浦

縣城北
九里

永嘉書院

在浙江溫
州府城南

封龍書院

在北直其定府
元氏縣封龍山

龍溪書院

在廣西慶
遠府城西

高節書院

在浙江紹興府
餘姚縣卷後側

潁谷書院

在河南府登
封縣西南

南豐書

院

在江西建昌府
南豐縣治東

浯溪書院

在湖廣永州
府祁陽縣

屏山書院

在福建建寧
府崇安縣

思

聖書院

在兗州府費
縣西九十里

三教堂之名不知起于何時不根不倫褻一聖為

甚惟曲阜無之世尹政令之所及也邇如鄰封汶

邑之周村莊東平之沙河棧當神京孔道居然

大標三教之目殊駭觀聽家孟職司主兇目擊心傷於康熙三十六年移咨東撫蒙撫軍王公

國昌

方伯劉公

禮

飭行撤毀山左一清迄今將二十載

恐日久禁弛他邑或有修復時切隱憂因錄記

一以誌二公干城吾道之功一以告後之賢有

司有志閑先聖之道者更有望者倘遇臺諫巨公以此入一告俾天下無此名目誠千秋之快事也

咨文附錄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王
為聖道宜有專尊咨請通行合屬以光文
教事案照康熙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前
院李 據布政司呈稱康熙三十七年正月
二十日蒙巡撫都察院加三級李 案驗康
熙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衍聖公府咨
前事內稱照得重道崇儒乃

聖天子右文至意闢邪輔正實士大夫覺世苦心
故京師首善之地獨設成均在外則府州邑

各置黷序至於釋道二氏別立寺觀以居處
之類聚羣分不相屬也我

皇上精一執中總往開來前歲

聖駕東巡詣闕里發帑金修廟鼎新後荷蒙

皇子祭告輝煌盛舉軼漢唐而上之於二氏典
禮未有兼及豈非示天下專所適從乎至若
貴院下車以來興利除弊亦既治具畢張矣
近查偏鄙鄉村有所謂三教堂者塑像並尊
不根不倫雖係愚夫愚婦所為而徵之不防

漸惑視聽適見新城縣條陳有易三教堂為
陰隲堂改供文昌於內一則具見留心世道
但就管窺所見莫如撤去二氏之像專設文
昌香火即其地為文昌祠庶幾絕去三教形
迹更極正大光明又或不然請撤

聖像止存二氏亦無不可總之主持風化為吾
道干城全仗貴院廓清大力當年

聖祖適周問禮曾有猶龍之嘆而流傳既久漸
失指歸至於貝葉譚空事在東漢尤屬渺茫

無容混而一之且僧綱道錄各有專司何得
借三教名色為緇衣羽流淵藪地乎事關名
教擬合備咨為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咨內
事理亟賜通行闔屬州邑禁止三教名色施
行等因到院案行到司蒙此諒本司布政使
加二級劉體看得

至聖先師德參天地功賢堯舜以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之五倫垂教萬世上而君相不
能易下而士庶莫可逾固與日月河山同其

悠久為今古獨尊之一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老氏近楊釋氏近墨耶

先師之所謂攻乎異端而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則凡竊附聖人之徒皆當力以距之何乃不惟不距且欲進釋老於

先師而稱為三教可乎哉况教之一字顧名思義原欲教天下共由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倘天下而羣奉釋老空虛寂滅之說不特無父無君大背聖教且一傳而人

類俱絕并無奉釋老之人矣亦大不通而悖
謬之甚者也然歷代相仍畱釋老而不誅絕
者蓋為四海之幅幘甚廣稟性良頑不一惟
恐不畊不讀游食游手入于匪僻不規之途
而誅之不勝故設僧道兩司羈縻之而衣食
之此

朝廷惻隱深仁于省州邑各建養濟院之外而復
寬此兩途以養畜之也乃愚夫愚婦罔識權
宜駕御之妙用惑于禍福因果之邪說創造

三教堂于穢巷劇街而與市僧屠沽雜處褻
慢

先師罪孰大焉宜

衍聖公因新城孫令條陳而有或撤二氏之
像專供文昌或撤聖人之像止留二氏之咨
請也奉憲抄案飭議本司謬膺宣化之任敢
不直陳以請伏念人之所以別于異端而得
為聖世之臣民者亦在入于五倫之內而不
越于五倫之外而已今釋老二氏無君臣父

子之義無兄弟夫婦朋友之親其不可與

先師同列而教天下明矣况我

皇上崇儒重道御書萬世師表懸之學宮而

上諭十六條中特著崇正學而黜異端之訓是我
皇上洞鑒釋老之惑世誣民亟亟以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之道教天下又明矣凡我臣民
誰敢不遵自當如

衍聖公所移撤聖人之像除三教之名杜襲
慢以正人心俾天下盡知釋老之非聖教之

是家喻戶曉無惑視聽則憲臺衛道振俗之
功當與濂洛關閩共垂不朽矣然本司更有
請者一旦議撤聖像必有起而撓之者以為
聖像撤矣而位置何所奉之既無其地毀之
不亦褻乎然此仍屬愚夫愚婦之見不足與
論至當不易之大體也今天下自京師以至
郡縣各有學宮以奉

先師之祀則

先師之精英靈爽必照臨于宮墻之內而斷不

在鄉曲泥塗與釋老比肩接席中也况民間
現在之像體貌形神何嘗一似此不過愚夫
愚婦謬指為聖人之像而究與聖人何與是
今日之所撤而毀者原非實毀聖像也且查
明嘉靖間毀像易主學者是之此本司所以
亟請毅然撤毀以正人心之為便而不必因
愚夫愚婦之言滋其游移瞻顧之疑也至于
各屬地方凡三教堂有僧道住居者撤去聖
像除去匾額而釋老二氏聽其存留以不拒

拒之可耳不必改供文昌致滋多事倘原無僧道住居槩行拆毀杜逃盜之匿跡絕匪類之藏奸是亦安靖地方之一節也伏祈憲臺批示以便轉飭遵行等因到院據此除詳批通飭遵照外擬合咨覆為此合咨貴府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先曾祖衍聖公

諱尚賢

修身力學每自矢遠不負

祖訓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兩遇臨雍大典皆以特召至上嘗諭侍臣曰此聖人後也當賓禮遇

之命坐賜茶留京師賜第終朝惟杜門讀書而已
研思聖學以明明德為宗每語人曰心體本自湛
然習氣蒙之憧憧四出惟以明還明明朗若初體則
學之能事畢矣外而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于此
學者稱之此語家乘失載見北平孫北海先生承
譯著學典中敬錄于右

呆恩字諸解紛紜愈令人無所持循鄭康成禮記
注屏謂之樹今呆恩也五行志劉向以為東闕所
以朝諸侯之門也呆恩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是皆

以為屏矣而栢梁詩曰走狗逐兔張罟罟世豈有
張屏可以逐兔走狗者耶周南之什肅肅兔罝椽
之丁丁彼罝以掩兔椽杙以張之此古人取兔之
法也蘇鶚演義曰按罟浮也罟絲也謂織絲之文
輕疎浮虛貌則罟罟為網厥意甚明其以為屏者
以天子朝廟路寢皆有屏月令載天子田獵整設
于屏外是也是又不然所謂整設于屏外者各使
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屏外亦非謂屏即
罟罟也或以二字從網遂有以宮殿椽桷護雀網

為呆愚者唐文宗甘露之變宦者扶上升輿決殿
後呆愚疾趨北出夫棖桶之網高出簷楣無碍出
入何事于決西陽雜俎曰人多呼殿棖桶護雀網
為呆愚誤也則前人已言之矣昔年 皇上特
發帑金重修 先聖廟其護雀銅網頒自 內
庭文移開載只稱銅幪並無呆愚之名更為可據
禮書曰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
屏也國語曰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
屏也文宗御紫宸殿非在寢門之內背屏而立也

既云北出安得有屏耶顏師古曰罍謂連闕曲

闕也以覆重刺垣墉之處其形罍然應必有據
但考漢文帝七年六月未央宮東闕罍災何連
闕曲閣皆無恙而獨災及罍也又溫庭筠補陳
武帝書罍書畫卷闔闔晨開若連闕垣墉豈能捲
乎再驗之甘露之事方奪門由竇之不遑豈暇決

崇墉複閣哉以上諸說反覆求之此通彼通終屬
疑義向見 太廟正門以絲繩結網蔽之因悟

罍恩之制或應猶是惟網故可以卷舒唐文宗偶

值急變勢弗暇捲裂斷而去故云决耳若謂為屏
如何决法至于未央之災亦緣繩網非木石之堅
故易災而不能延也今法駕所陳五輅竹簾之
內復有鐵絲簾蓋至尊居處自應爾爾昔者宮
殿垂簾之外覆以采杼如今鸞輅之制理或然爾
愚見所及聊復識之

東京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七緯者易
緯稽覽圖乾鑿度抽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
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詩緯推度災沴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
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卜國徵也孝經
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
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握誠圖
潛潭巴說題辭漢含嘉佑助期也見于鼓山筆麈
今學者稱釋氏書為內典實諸儒倡之耳嗟夫
郡司馬任公訥菴璣涇陽人辛丑進士書法精妙
詩亦豪健余昔與常熟許南交永同客浣筆泉許
為余寫碩果數種如擷鮮芳於朝露秀色可餐公

題詩其上畫師畫果意難窮離離五色美在中各
得其形造化功各肖其形筆墨工不然棄擲負蒼
穹我欲題詩心憂冲悔不學劍去從戎長弓短箭
亦稱雄胡為咄咄但書空十五六年滯山東雙眼
模糊耳漸聾昨日少壯今老翁四顧誰依類飄蓬
此身難與畫果同嗚呼此身難與畫果同又見其
題鸚鵡一絕鸚鵡聰明出衆鳥生來原向隴頭飛
是誰教汝能言語賺入潼關不得歸

明孝廉閻公古古

爾梅

沛縣人卓犖負奇氣工詩

古文詞著有白奪山人集共七律尤工曲阜謁聖
廟二律泰山滄海並高深一院松風洙水陰啟聖
祠前開玉簡恭王壁裏奏瑤琴彤墀鶴舞冠裳麗
繡柱龍彫日月臨世爵有人誰孝享殘碑秋草聽
蟲吟累朝尊爵加無已加到先師自永嘉四海龍
蛇荒世界一城琴瑟舊人家魚穿萍底金浮翠鹿
啄松陰雪點花慚媿腐儒從記者杏壇雙廡繫匏
瓜公遊魯時值先王父太傅公捐館舍先君
少保公冲齡嗣爵居苦塊之際故公之致慨如此

會 祖廟圯廢奎文閣勢將傾壓工役繁鉅 先
公力為修營稍存遺構以待我 皇上鼎新於
今日者皆 先公孝思所成也而謂世爵無人可
乎恐讀公集者以辭害義故表而出之

先聖祖廟大成殿有所謂壽山福海二十四氣者
莫知其所指昔年奉 旨重修 欽差估計殿中
門扉之樞以銅為之謂之壽山其承樞之銅池為
福海也二十四氣者乃殿陛石欄柱首鐫其文如
髮為數二十有四以象天時氣候故云又琉璃綠

瓦背頌自 御窰鴟吻一對價值千金其垂脊小
吻內有星冠羽衣而跨鶴者匠氏曰此唐明皇也
嘗同羽士遊月宮故使其乘風立於高處噫以霓
裳製曲細銳之事致使優人尊之為老郎陶人賤
之為鴟吻不亦深可戒哉

曲阜多水田尤多蝦蟇春夏之交自昏徹曉閣閣
之聲聞數里惟南池少此曲檻荷香良宵寂靜可
稱勝境其地即古泮水蓋斯文正脉故淫蛙廢聲
耳

自古紀國號年號於器者必鑄于背或于其底如
鏡陰碑陰彝鼎尊壘之類是也故錢以有字處為
陰無字處為陽近世多以字為正漫為背是以字
為陽矣惟筮者尚以漫為陽爻字為陰爻也今錢
兩面皆字難分單折故多用古錢卜之至于我

朝制錢一面紀年號一面用國書識寶源寶泉
二局之名則無以二局字樣為正面而以年號為
背面之理正當以漫為陰耳漢書西域傳以金銀
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註錢文面作騎馬形漫

面作人面目也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則漫幕二字皆可通用而錢之正面曰文面甚為古雅何從無人道之

憚字有二音詩大東哀我憚人小明憚我不暇芥丁佐切音多去聲勞也與畏難之憚音徒濫切者不同

明史載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

書種于絕矣文皇首肯之云云及建文遜國獨正
學先生罹禍最慘以廣孝之奸深殘忍竟有斯言
文皇于廣孝言無不從而獨違茲語豈非數歟余
竊疑之偶閱姑蘇志云姚榮國 廣孝 著書一卷名

曰道餘錄專詆程朱諸儒然後知其前言之偽彼
正學所讀者何書也詎有外程朱而有所為道耶
既詆程朱而欲留讀書種子何為不自相矛盾乎
益能料其不降必深知其所學又自知行不免
于君子之誅故陽為好言以堅文皇奸殺之心即

王允殺蔡邕恐作謗書流于後世之意君臣之間
已默相喻意故若頓忘前約者不然弗納其諫殺
之已甚何反加十族之誅耶或曰文皇本待以不
死十族之禍乃先生激成之夫不肯降附廣孝言
之於前矣降且不肯而使之草詔非有心以促其
死乎後之尚論者幸勿為老禿瞞過

康熙辛酉同邑毛艾仲

淑

表兄郭晉公

璠

鄉試赴

省途中見茅菴數間進內少憇有道人出迓年可
八九十貌似老嫗相待甚殷偶談及魏闈奸橫道

人艱然徑入郭表兄怪之潛窺其所為方自厲刃若將復讐也者二公大窘疾趨而避獲免詢知乃亦闕人曾受魏瑤恩惠者無怪當時乾兒義子甘心于東林諸公也

禰字音你父廟曰禰今讀為迷誤矣詩出宿于沛飲餞于禰皆上聲也又音桃禮記其在軍則守于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至于姓亦音桃如禰衡而世皆讀為迷卞方伯毅齋家畜聲伎援據考証最為詳博曾演漁陽三搗讀為桃衡

在座者靡不詫異噫人不可以不學竊恐黎園之
笑人耳

崑山顧文康公

鼎臣

父桂軒公少有異才學制科

不成謝去居肆鬻麻以為業其內甚妬家惟一青
衣闔防嚴密不使稍近他日遣饋公食于肆偶值
雷雨不能即歸因得請間既而有身生男即文康
也故文康公謝恩疏云臣父臣母止得一宵之歡
讀者憐之青衣即楊夫人也為兒時邑中謀築橋
梁及落椿數十人引之堅不能下夫人在旁睨視

曰一人之力足矣奚以多為衆方無計乃戲曰汝若能為異時必產狀元乃舉椎引之一擊而入則河水為赤視之皆血也人謂七煞為其所破理未必然金神安得有血蓋必水怪所伏耳至今相傳為狀元橋云

明世廟時張

孚敬

桂萼

以議禮驟貴傳會迎合貽

譏後世嗣乃釐正祀典欲蓋其豐昵之私妄逞私議極多偏頗最可異者易祭器為磁器以為天下之至潔無逾于磁因其便于漑滌耳夫瓦登木豆

金壘竹籩古先聖帝明王用以事天祀祖以明備儀備物之意一旦取而更之所謂洗爵奠斝修其簠簋者盡變為磁罐磁盤此等識見真不顧人驚死昔大舜陶于河濱知磁者宜莫舜若果在當易舜且為之矣何待于今耶蓋亦惑于霍韜之邪論謂周禮為王莽偽書故以天官所載醢人籩人之屬皆為偽耳且磁之為物無論尊卑人人皆得而用乃以之事百神承大祀褻執甚焉張桂大禮之議不過得罪于名教若此一節直獲罪于天矣

唐詩天街兩畔槐號槐衙曲江多楊柳號柳衙謂
成行列如排衙也香山詩不知雨雪江陵府今日
排衙得免無排衙之名始見于此蘇長公詩高亭
石排衙亦謂其對峙耳唐之節鎮每遇叅謁則牙
前將士各執其物以主於庭下亦謂之排牙牙者
軍中所建大旂此文武之分也

施耐菴水滸一書及經聖嘆批評盡得其開闔變
化之妙凡作文之法悉備靡遺誠能熟讀玩味以
肆其端則行文有成渠之樂矣然必學力既堅胸

有成竹方可寓目不然與文章一道無毫髮增益
徒資其驍摯之性愈難馴耳四明薛岡謂士大夫
子弟不宜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知言
哉

禮經云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
之今則惟視其平素往還之厚薄以為弔免可慨
已夫

明崇禎十四年八月十八日上謁先師行釋奠禮
進朱儒六子稱先賢先期真人張應京請入監觀

禮禮部駁道流不得入廟庭是日卯初刻駕從長安左門出至成賢街先王父衍聖公偕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於街左跪迎駕至櫺星門外降輦步入門遣大璫王德化來問釋奠與釋菜同異部臣謂釋菜禮輕釋奠禮重釋菜止芹藻之類釋奠則有幣有牲有樂原是不同云云按綱目載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注舍菜讀曰釋菜學記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菜謂芹藻之屬文公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棗栗段脩若廟見

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也賈公彥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羣祀也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困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困去媒讒佞遠矣真篤論也人能于此立得脚定不為毀譽易搯方成為己之學

宋史宦者傳梁山灤

音朴

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

濟汶數州賴其蒲魚之利水滸傳所謂八百里非
虛言也至金朝水退安置屯田近時汶上西郊鄉
人掘井數仞及泉下有腐藕節孔畢具但質成泥
滓耳則前為巨浸可知滄桑之說良有之乎

康熙初年有丐者黃姓往來于鄆城汶上之間虎
軀彪幹鬚髯如戟人皆呼之曰黃巢其母雙瞽背
負之以行乞于市凡一家施與則弗再過數日週
歷一村即移他處既得酒食或于曠林古寺中拂
石陳列奉母上座拍手歌舞作小兒態以承歡食

既徹然後自食鄰封咸聞其名樂施恐後及其母
歿葬畢不知所之此君具純孝之德而加以逆巢
之名殊為不倫蓋以貌累其人耳

伊川夫子宿僧舍命移座勿背塑像或問之答曰
但具人形便不當慢其主敬如此近見塾師于齋
中設聖賢圖像教子弟習禮于前使不忘恭敬法
良善也但學徒之衆謔言雜還箕踞高卧在所不
免即師長矜莊自持而畫長人倦豈能終日儼對
越之誠不幾於褻慢耶再若居處湫隘破舍殘廬

值高軒之過尚不敢以屈時賢顧敢于奉往聖乎
愚意若庭宇淨潔無妨另擇一室以備晨夕展禮
如村塾荒陋不若已之

禮記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世俗
贈嫁之物皆實以棗栗備贊儀也猶古之遺意不
知者乃以為取早立子之識已為可哂而太學諸
生祀先聖以棗梨蓼花綠取早離了之意真堪絕
倒

康熙乙丑遠來一星士粗通數學年二十餘無雙

手右足兩肩如削衣作偽褻如戟手狀右足著踊
跣左足曳淨履見人輒脫履整冠躬身垂褻以揖
凡盥頰飲啖咸賴其足其指長倍恒人屈伸罔弗
如意欲觀其書則以足拂紙夾筆而寫余見其書
唐律一首字頗端楷而未免褻瀆然既用以飲食
足即手矣罪可末減若較之鄉村學究日事文墨
而經年不知盥漱者反勝一筹已

杜詩繡段裝簷額邵註謂掛綵于簷頭下殊無意
味辟疆園註簷額即額也以其在高處故曰簷繡

段樂工之額飾舞者所用也此解最為精確今
恩賜筵宴教坊承應樂工以蜀錦覆額惟露其面
冒以金冠垂其餘于後左右手仍各執錦一幅應
歌而舞則唐時之制或猶是耳

武定李文襄公鄴園先生總督浙閩時有冒稱其
年姪者公撫恤倍至臬司某公廉知其偽白之于
公公曰吾亦知其詐若摘發其奸則真者裹足不
前矣何以重譖誼也卒厚贈之其盛德如是

東阿于文定公

慎行

萬曆中以禮部尚書謝部事

居穀城山十有七年矻矻以讀書為事今洪範池
側東流書院公讀書處也嘗種菊二十餘本菊盛
開時獨造花下與花為友每花一種與酒一盃自
飲一盃凡酬二十許公亦徑醉有如此下酒物則
漢書不得專美于前矣菊曾為風雹所傷公作打
花詞弔之至今膾炙人口讀者但知公惜花意重
殊不知為懷友情殷耳

萊陽左蘿石先生

懋第

純忠大孝節炳千秋邑中

建立祠宇春秋裡祀邇者其裔孫忤邑令意乃倡

言左公不得稱忠若謂為忠臣則 聖朝為失刑

宜請罷祀會學使徐公章仲煇微聞其事亟請于

撫軍懸匾祠中顏曰 聖世夷齊其議始息所謂

仁人之言也

運使三韓李公興祖風雅絕倫重修古厯下亭徵

詩成帙嘗見其題仲連射書臺曰一矢千秋真千

金莫能易一字也

明總戎劉公綏為神宗朝名將所用刀六十餘斤

每出則四勇士共舁以隨世所稱劉大刀者也曾

一至曲阜展謁 林廟 先曾祖邀之飲酒酣冀
觀其藝乃滿浮數大白脫帽使左右有力者二人
曳其網巾入肉二三分許目眇盡裂顏如渥赭青
蛛首鞞袴小圍花戰袍握刀輕利剽迅風騰電掣
旁視者慄慄聳伏如諸侯從壁上觀項王意烏叱
咤也老人家猶及見之為余言若此

馬社繁鬻國手也髮辮細如鼠尾長弗能垂以簪
縮之偶值櫛沐見其立委至足跟仍餘二尺嗣又
于邑城隍廟中見一遊方羽士囊結其鬚放之長

至于地尚餘尺許康熙甲子道過東阿斑鳩店唐

盧公程知節

本名麟金

之故里也遇一老叟左手

握竹管高出于首徑尺迫而視之細如洞簫而長
三管相比纏之以絃乃其養手爪者去其管中指
食指無名指甲皆二尺餘色正黃紐糾而上搖搖
顛掉形似魚鰓殊不耐觀此皆余所親見者鬚髮
血之餘爪甲筋之餘則其所稟血氣必迥異恒流
故殊絕乃爾羽士老叟吾不知其所終而祉繁之
壽未及古稀何也或曰凡具異相者算必促然則

氣血又不足恃矣姑識之以俟博雅君子

要領有兩義檀弓晉獻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疏曰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此直謂腰與頸耳漢書張騫傳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古入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言不能得月氏意趣故以為喻耳

吳中謂人最下流者曰連蹇楊子雲反騷騁驂騑以曲躐兮驢騾連蹇而齊足猶詈人騫駘耳

宗叔敬存

興謹

司訓臨淄有表氏子病瘋妄罵人

莫敢近而事繼母甚孝冬月嘗質明而起挈瓶取水恐母氏衝寒晨汲耳暇則平治道塗以便行旅朔望必詣文廟中屏除瓦礫芟刈荒蕪躬自洒掃久而靡間見家叔必致敬叩拜云見聖裔如見聖人也

史記多轂輶髡言淳于髡多智如輶器多之雖盡猶有餘膏也輶音禍盛膏器車行載以塗軸即今行車所掛盛油瓶也濡漬既深表裏皆透故多之

而不能盡耳

京都西華門內元都勝境在弘仁寺西有劉元塑
三清像甚奇後見鄒縣城南人祖廟像生氣宛然
定為劉塑無疑而皆不如先聖祖像始自魏興
和二年兗州刺史李公挺命工修造雖不知塑出
何人然與子溫而厲一章脗合似非劉塑可及劉
元元朝人官學士

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
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

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越歲余隨衍聖公拜謁成均 祖廟四人者躬迎于成賢街執弟子之禮甚謹年俱二十以內蓄髮如漆儒雅可觀應對明敏詢其國內取士之法曰舉賢才所服春衣乃 上賜工部給發者蓋定例入監肄業則隨 天朝至回國時仍用本國服色耳

明尚寶卿青陽羅孝可先生

尚忠

先姑母之翁也

天啟中在刑垣日疏請補建文謚號暨諸臣卹蔭

殊快人心節錄于左臣幼讀國朝實錄竊窺建文君照臨五載慈仁翔洽遜位之後編年盡削廟號不存心甚痛之先是齊代諸籓之貶削也文皇帝龍潛燕郊繕兵自衛廷臣建議先發建文君終加優禮不為動靖難師起方檄兵北阻東昌鐵鉉幾犯蹕建文君戒諭軍中勿許蹂躪令有殺叔父名文皇帝知之是以單騎佚出而還駕也後師駐江上慶城郡主如燕師議和約以周公輔成王故事未報即闔宮自焚遜荒而避文皇帝自歸而嘆曰

孺子不聽吾言至此夫曰叔父曰孺子宛然家人一體至誼彼此原自無意而當時羣臣一則好侈其紛更以煥改玉之轍一則欲甚其顛越以彰問罪之師因而過分畛域遂削去廟號編於洪武三十五年中廟號血食與改葬之禮一無問焉遂成二百三十餘年之禁錮不開俾鬱結之人心猶含吐於欲明欲晦之介謂之何哉謂先代成規固然乎彼魯昭公殯于乾侯春秋非之而文皇帝嘗謂陳瑛曰彼食其祿當自盡其心又曰諸臣盡忠太

祖自盡忠於建文然則寬宥之意自昔而已然矣
即我皇上亦愍念方孝孺准行贈恤矣乃此陳迪
黃觀黃越練子寧景清王良鐵鉉陳思賢八人者
政與方孝孺死事同慘並當贈秩易名廕錄厥後
勅建廟祀其妻子役從以節孝殉忠者從禮在廟
諸凡可以曲闡幽光者願聖明弗靳也倘諸臣表
彰弗靳而建文君之編年仍缺廟祀罔修竊思忠
如諸臣不背主而貪生豈背主而貪名凜凜英爽
當亦有割耳而弗願聞斷舌而弗願言者其何以

慰九原之忠謹哉然後知大禮百年後興自非天子不議邇成祖迄今日若或尼之而待其人後行者其我皇上之謂歟事有似迂而實切言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

丙子春

上遣通政使吳涵祭告闕里先生以

理學宿儒承

命將事凡聖門典禮無不留意丁

丑余入都公偕大宗伯韓公

美

少宗伯許公

汝霖

少司農王公

紳

王公

拱

諸公見招先生言及曲阜

不絕髭緇義形于色宗伯韓公顧謂余曰此貴昆

玉暨世尹之責耳余曰愚兄弟何能為現有貴部
頒給僧綱道錄印記不清其源欲遏其流得乎韓
公愕然曰有是乎乃吾之罪也歸語諸當事速具
咨詳吾誓為聖人廓清此片土也返舍後即述之
于郡守李公世敬公毅然任之未及行以病卒而
韓公亦去位矣事遂寢失此機會至今惜之

士大夫言動自當秉禮然古禮亦有不合于今者
不可拘泥羔裘元冠不以弔禮也勝國儀制弔喪
者衣可變而冠不可變蓋烏紗非國喪不可變也

則是元冠以弔矣昔者汶邑令汪公行弔金頂紅
纓而着素衣蓋遵冠不可變之說見者無不匿笑
如拜曰端肅本男女通稱今惟於閨閣為宜若用
之男子豈不資不知者捧腹耶

聊城任大司寇海眉先生

克溥

余外舅也羣從排

行屬第十四當八袞之時閨族製錦稱慶首書奉
賀海眉十四賢弟八袞榮壽後列愚兄某某有四
人焉當壽躋八旬尚有四兄事已奇矣而胞姪輩
逾古稀者亦十餘人是日公昆玉上座羣季行列

蒼顏鶴髮照耀一堂獨公鬚髯尚未全頽也此事
得未曾有亦可謂人世之祥徵矣

帝京景物畧載長安謠曰楊柳活抽陀螺楊柳青
放空鐘楊柳死踢毬子楊柳發芽打板板俗讀曰

鳴陀螺者似螺之不平也其製如小空鐘中實而
無柄繞之以鞭掣鞭則螺轉其理易明獨板板之
意難曉製似棗核置地而棒擊之詩大雅柞棫板
矣註挺板而上不拳曲蒙密也板板之形似之或
以是得名蓋板與板音相近而又訛板為鳴耳吾

鄉俗謂錢亦曰噶則愈晦而難明矣

余家有元板書一部酷類宋槧後有印牌書至正
年月余為裁去質之賞鑒家咸謂宋槧無疑母舅
鎮江太守馮公

度棠

見之曰此真元板後必有印

牌標寫年月不知為何人裁去耳余心服其識

堂邑尚書張公蓬玄

厚翔

致仕居郡城有某人者

少年登進士恃勢凌人閭里側目未幾身死同城
諸進士候謁張公公佯問某年兄何以不至答曰
已作古人迺尚未知耶公嗟嘆久之曰何苦這等

忙

汝上給事岳公鎮九峯秀辛丑進士起家封江縣

尹以循良擢垣中致仕鄉居足跡不入城鍵戶課
子不接賓客碩人長德鄉黨推重自署廳事一聯
云寧可疎慵乖物議不將性命作人情視彼曲意
徇物者逕庭矣

長山王總戎緒光應統為余言昔年隨征噶爾旦

出神木數百里有山無他樹木皆牡丹大者高丈
餘叢密如棘居人伐以為薪惜未見花開特別其

種類耳

邑人于古城下築墻掘得古銅器為鐵鍬所傷碎
而不完莫辨其奚名取一片于水中洗濯則浮而
不沉蓋銅質盡故體輕博古之士亦不可不知

河道總督王公純嘏

新命

云嘗隨

聖駕將至

瀚海下營時有野鼠遍滿山谷帳幄之中其厚盈
尺亦不啻人方數十里皆然此亦聞見所罕

崑山高元友

愷

精於篆隸曾見一銅章鐫曰吉利

乃曹暉小字也籀文甚古漢印中最佳者

京師愍忠寺有貫休畫十八阿羅漢像相傳寺僧

以七白金鬻得康熙丙寅下邳間吳方舟坊各臨

摹一軸與原本了無差別洵名筆也曾為愚兄弟

寫泛舟小照禹鴻臚尚基之鼎補景可稱二絕在

京邸相過見案頭素扇戲作綉孺落驛于其上蕭

疎數筆而所謂樂道德者狙詐無賴酒色之氣可

掬以及驛子窘迫惶悚之態雖名梨園不能形容

如是之曲盡也其一作輦車鬻羊肉者傍立京婆

長鬢高髻豐頰偉幹顧盼有朶頤之狀車載肉箱

上懸小燈而輦車者則回回也凸鼻深額啾啾之
聲如出口吻又不特形神酷肖而已近代寫真名
手當推此公為第一

前人喫跌後人把滑此成語也今與夫鼻與途遇
泥淖必倡曰把滑人止知提警其同儕使致嚴于
步趨而不知喚醒與中人者正復不淺

漁洋先生論詩絕句云草堂樂府擅驚奇杜老哀
時託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豨殊
不鮮妃豨之意後見公池北偶談載一江南士人

擬古樂府有妃來呼豨豨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豨皆聲而無字乃誤以妃為女呼為喚豨為豕湊泊成句耳因憶故友郭子謙六元吉滑稽好為奇

論嘗言天下無難解之字義會有觀元史者指仁

宗名愛育黎菴力達以相詰郭即為之注曰俗稱事不

諳練曰黎菴言有愛育之心而撫字之道未盡善也然其才力則四通八達無不週矣雖戲語而實為強作解事人下一針砭也

詩羔裘如膏音去聲非為協韻悼二韻也大九脂

凝曰膏則平聲所以潤物曰膏則去聲俗謂脂車
曰膏車

音誥

未聞讀為平聲者此可知矣

唐書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目為釘坐梨言席
上之珍也釘音定簇有核也吾鄉實果菜於器曰
釘本于此

湖南瀘溪石氏巨族也家傳銅鉦一枚乃武侯時
物人稱諸葛出師鑼聲聞百餘里吳逆之變嚴刑
求之不得特用銅夾威逼以獻洎雲南蕩平此鉦
不知淪落何處

邑中有束姓者或即束皙之後勝國巡按某公行部至縣吏呼其姓怒曰是誰之叔耶蓋惡其束叔同音耳更讀曰捆俗謂一束為一捆也今其子孫相沿俱讀為捆問其本音則不知矣

往見友人案頭錄本中有二則切中時病附識于左令人說有趣供人令使矣令人說在行其為人可知矣又曰纖語近于倡混語近于優俚語近于俗士大夫稍涉于此不獨損威且無以迓福况惡語乎

康熙甲申聊城有人暴死越日而蘇云初見冥吏
持殊粟勾攝皆本城孝廉共五人為首者李孟宣
其餘忘之矣次日孟宣果無病而死在城孝廉人
不滿十于是人人自危然迄今十餘年俱各無恙
無稽之言甚無因偶而一中而遂為所惑也

宗叔夢兆

興祥

宰廣東文昌縣署門樓懸古銅鐘

郡城距縣百六十里其聲遠聞太守奇之輦致府
署以巨槌扣之不能達郊垌復送歸縣發聲如初
蓋地氣相感而然信乎銅山西應也

學士孫公松坪 致彌 謂余曰凡作理題須避酸餽
氣蘇長公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
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餽氣
耳

勝國籍沒劉瑾家得黃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
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他物稱是而御蠻帶僅得二束籍沒嚴分
宜家黃金三萬二千九百兩白金二百二萬七千
兩瑪瑙水晶哥柴官汝等器三千五百五十六件

沉香五千五十八斤他物稱是獨空青四枚籍沒
朱寧家黃金十萬五千兩白金四百九十八萬兩
玉帶二千五百束胡椒三千五十石他物稱是惟
祖母綠佛像一尊可見奇珍異寶雖權臣之家亦
不能多購近鬻空青者比比皆是足徵其偽矣
近日各省外僚飲食日用皆自辦置弗勞有司以
養廉潔之風或取給于一二用事之人輪直供應
既便適于官又弗擾于民可謂善矣但有力不能
供者不得不請託受賄以佐其費在上者方嘉其

勤勞服養之功而不知蠹政之源有在也有志於
循吏者盍鑒于茲

大名相國成公基命 宇靖之後以避廟諱題改字

為名天啟中以司業署祭酒事上請視學疏有積
道德雍殘賊之語見惡執政乃請告歸未幾起為
講官進禮部侍郎時魏忠賢用事公正色講筵羣
璫遂以東林目之上疏請告不允以原官掌南院
印將行有為之謀者南樂相國為公姻戚當一託
之笑而不答出都廣微來賤曰親家此行聲名逾

重余老矣他年身後謚法當借重耳對曰公念及
謚典幸甚但臨時看公議耳廣微啣之切骨其不
比姻婭如此可以想見公之丰裁已

德州大司空程公

紹

天啟初巡撫河南有臨漳縣

民邢一泰得玉璽於漳河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公上其事於朝疏曰泰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
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喧噪流聞禁闈既不應還
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庭跡涉
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

此臣雖什襲進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
聞候命進止云云氣節凜然真有古大臣之風也
以上二則見學典

磁器莫尚于柴窰其他官哥汝定以及明之成宣
皆為世所欣賞寶玩余家有唐太宗御賜銀酒卮
上鐫貞觀年號器非不古以其銀也雖世隔千載
反不能與近代窰器同科彼積金滿籬者視此亦
可以悟已

江陰令某浙西名孝廉也貪鄙黷貨不遺錙銖縣

治前麪肆味頗佳偶嘗而甘之限每晨以一盂進
總又以夫人公子故遂三倍之久而不償其值肆
主乞領輒忿然作色曰汝肆甲于他肆者以予勤
於聽訟故食客輻湊耳設予稍怠于政則闐寂無
人矣終朝食德罔知所自尚忍於相逼乎終抑不
發肆主苦之

凡事物不見首尾循環無端者方言謂之沒頭沒
豚今初以為緣督為經之督謂衣縫耳後聞之家
孝廉晉林公衍楠始知為豚字按字書豚音篤尾

下竅也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臚
按攷工記弓人注云臚亦黏也音職則髮臚之臚
正當用此字見輟耕錄

唐書吐蕃貢霞氊音牒即今之紅氊氊也霞氊
名亦甚新

武林高士戴易字南枝以隸書馳名檢討朱公竹
垞獨謂為隸中之魔必其筆力放恣有出于蹊徑
之外者其質居吳中醫書為徐昭法先生枋營謀

葬事幅直一金人爭售之蓋亦高其誼重其品故
不計其書耳事載居易錄中獨不知其姓氏余知
之最切惜未得聞之于漁洋先生使得附名于其
間也

乙酉中秋後過汶逆旅主人為余言數日前有客
投止夜半為蝎所毒亟索燈火至則豎草為標喫
水呪之俄爾舉店中之蝎百十為羣咸集其下內
有一蝎倉惶特甚似有逡巡畏縮之狀久之始緣
于漂末取而碎之以敷患處痛立止餘悉遣散戒

今勿傷否則再試不驗且有反噬之虞耳余雖不知其何術而數善備焉靡其軀以洩忿兼即以之療毒快已誅止其魁而不波及無辜有以哉古來朋黨之禍將宵小之務去不盡殲不已卒至勢莫能勝以致流毒蒼生延及宗社非君子之過歟惜無以此術曉之

比部主政某公忌其姓名旗人居官有直聲性至孝母歿迨僧作道場備極虔誠浮屠有破獄之說畫地為圖圖狀問僧曰此何意答曰消愆祈福欲

使太夫人升天耳因大喜事之愈謹越日復作佛
事僧畫地如初又問之對仍前乃大恚曰太夫人
昨已升天誰復強之入地耶詈而逐之此公之見
殊快人意

表兄郭晉公博聞強記凡內外遷除名姓籍貫歷
歷能言百無一爽朋從目為活縉紳而其才識有
過人者當朱方旦以左道惑衆扇動海內獨謂余
曰異日國史必大書特書妖人朱方旦伏誅七
字吾老矣弗能見也吾弟識之後數年果事敗伏

法

明宗室擬名各從諸藩如魯府一派則肇泰陽當
健觀頤壽以弘振舉希兼達康莊遇本寧二十字
也例凡生子及孫即以上聞付宗人府所立雙名
以前擬定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選擇頒給故禎
之間綱紀廢弛主者索賄滿意則錫以嘉名否則
制惡字予之余有表伯明宗室疎屬也名上應以
字其下竟得禽字更有得獸字者殊可駭笑赫赫
天潢求貨不遂尚以此等加之他可知矣國欲不

亡得乎

四氏學錄家垣三公

貞樂

明懷宗朝禮垣過庭先

生之季子也家世華膺而自處恬退兩胞姪相繼
為世尹從未嘗干以私宗黨推重居邑之西偏因
號曰西園數弓之地疊石為山紫以曲沼樓閣臺
榭靡不悉備特具體而微耳經營布置六十餘年
寢處其中吟詠嘯傲四方賓客造門戶屢恒滿生
平無攢眉之時曾遍遊吳越歸語子曰名山大川
高矣美矣視此園峯直同蟻垤然究不能移吾情

苟得而移吾情則此不可一朝居矣襟懷坦易不
可及也同時萊蕪張道一先生

四教

順治丙戌進

士以方伯致仕淡泊自矢依然寒素老儒也當暑
浴於河會有公差過繫馬柳陰解衣盤礴呼公使
為之摩背公領之浴畢而去蓋此人特受中丞命
致候于公詰朝進見知即所為摩背者乃大窘叩
頭請罪公笑而遣之其厚德如是益都王明經克
生

國楨

自聯其書齋云淡想萊蕪張道一樂從曲

阜孔垣三為其所景慕如此而一與三對待恰好

亦足占二公之品望矣

京師崇文門外有某人者家計中落乃鬻其宅以自給既成交矣買主修葺舊宇于地中得白金一罍古銅鼎彝數件約值數百金乃召業主語之曰此是君家故物合歸之君鬻者辭曰吾居此者三世已未聞有此今子甫遷移而獲之即為君之所
有吾何與焉彼此堅弗肯受乃共施之寺中此時正值予在都門闕闕之內見此德讓之風惜匆匆返轡未暇詢其姓氏筆之以挽儂薄之俗

濮州考試童子有名李之芳者州守張公怒曰文襄公昭代元老海濫山陬咸聞其名豈居同桑梓云不知耶後生小子不避前輩妄誕甚矣遂黜之不令入試或為之緩頰使更其名公曰即此已占其為人雖獲上進必非篤實之士終格不許張公此舉真可激厲薄俗嘗見世之命名者曰希天希聖師堯宗舜之類匪獨莫可企及即書之刺中亦甚駭目昔亡友毛艾仲名其孫曰無疵無疚庶幾得古之遺意焉

我首學使黃公崑圃

表琳

衡文闕里事竣之日為

余言登州王孝子復讐事吳興溫鄰翼

睿臨

為之

立傳按傳王孝子恩榮其父永泰為巫人尹奇強
所殺榮方九齡母劉氏携之控縣奇強有所緣僅
追葬埋銀十兩其祖母劉氏傷于之冤弗伸也自
縊死母劉既痛其夫又哭其姑憂恨成疾疾且革
出官所給金而撫恩榮曰若父斃於讐汝祖母縊
之今吾又繼之死三命以易此金若忍忘報乎言
訖而絕恩榮號泣殯而藏之依其舅劉毓珍以居

刻苦讀書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日思報讐鑄斧
自隨舅氏患之携至長山島別業禁勿出且誠曰
殺人者死汝讐固勿共如國法何孝子曰嘻固然
吾未有子倘讐報而身死父且勿祀奈何姑需之
及年二十八生子乃喟然曰今可以遂吾志矣即
往尋讐踰日遇諸賽花橋以斧擊之讐趨斧勿及
投以石仆地遇救者得逸去其明年將就試于登
乃抱其子號泣於舅曰吾必殺讐此呱呱者仍以
累舅氏矣復捉斧出尋讐遇於府鐘樓前擊其首

削腦肉至耳不死旁人碎奪其斧讐復逸去控於
官孝子乃出所予蓋埋金陳于堂硃批宛然縣令
王鵬嘆曰吁君固至性人也事經屢赦吾勿能以
法助汝殲讐任爾報我敢爾禁而顧謂奇強子曰
若父謹避之孝子不汝貸也孝子大哭令亦泣堂
上堂下吏役及觀者皆出涕自是奇強杜門勿敢
出孝子歸濟海指海誓曰吾三年之內不殺此讐
者有如水及己丑五月學使黃公涖試登州孝子
至復跡其讐奇強適以巫出治邑人疾行至戚家

坊方四顧孝子突自巷出前扼其吭曰若識吾乎
奇強驚跪乞命孝子曰奴死已晚尚求恕耶抉石
擊其腦腦裂昏仆連蹴其心碎其腎囊立死趨縣
具狀縣令劉曰信若讐乎孝子具陳其詳且曰始
吾少懼不勝也既吾壯無嗣懼不祀也迨有子而
兩擊之兩以救免吾啣志忍恨與讐共戴天者二
十八年吾罪實大請死於法趨出就獄令為之改
容曰吁真孝子也且俟讞于時士就試者聞之相
與嘆息流涕請於學使黃公公曰此奇男子也吾

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方啣命為國家擇士
可遺若人乎乃檄縣令出獄就試且曰讞法聽諸
有司試無礙也及就讞郡縣議出屍再檢孝子大
號曰吾父死已慘今出屍再傷吾親體也我何忍
願遠死以報我父于地下于是郡縣吏憐其志壯
其烈議曰讐而殺當也不告官而擅殺法當予杖
申之臬司臬司李公讞曰律有當讐即時殺死勿
論之文令恩榮啣其憤恨積之二十八年而得甘
心于一旦停棺於塲藏金於櫝志未嘗須臾忘較

之律文即時殺死尤難雖非即時猶即時也其心
苦其志堅其事固古今罕覩者聖朝方以孝治天
下若恩榮者可旌不可誅引經據律釋之允當若
何子杖如以不告官也令學官戒飭之曉以律意
則可以之請于巡撫蔣公公曰律既勿論矣何戒
飭為告于學使黃公仍予冠服遊於庠令天下人
子而過變奮志其孝當如此也云云余謂此正昌
黎所引周官言將復讐必先言于官則無罪非若
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不能自言于官

者比也在孝子怨塞身死固屬明分豈異其生然
茲獄之平允以視唐徐元慶誅之而旌其閭者奚
啻霄壤斯亦孝子不幸中之幸也夫

汶邑王孝廉子由

威遠

康熙癸巳道出慈谿值趙

文華發塚一事當分宜之敗獨文華全要領終牘
下相傳其樁木約值數千金其孫冀得轉售善價
暮夜潛發其塚易以他木木短莫能容弗暇更置
乃斲其首足而納之為族人知覺嚇詐不遂出首
其事人爭快之漏網渠奸數世猶受逆子之報理

應然爾

家明經星來公

與景

平生信夢而好言夢雖夜中

無夢亦必偽託一事以告人即假寐之頃已備數
夢或作制藝贈之破題云夢在眈先惟恐眈久而
忘夢是以眈短而夢長也余嘗謂鑿空撰夢未之
前聞實自公始後見黃休復茅亭客話一士人能
原夢遂撰一夢請占之災祥皆驗他日告曰吾實
無夢向所夢吾撰也聊以試君皆驗何也原夢者
曰意形於言災祥隨之况夢筆夢松者乎則知夢

者不可以一事推之爾乃知撰夢起自休復非始於家星來公也但未曾訊之占夢果亦有驗否

癸巳 萬壽科鄉試吾族中式二人貞珣余高祖行也總雷余孫行也七代祖孫同榜從古未有眷念先德益深修省

大宗伯慕廬韓公曰釋氏以經懺追薦令得解脫世俗溺之以此為孝不知金乃西方肅殺之氣鏡鉞之聲最為剛猛可以撼動幽冥若連拍之則魂魄震懼奔竄無門孝子慈孫念及愴惶之狀應亦

不忍為矣

康熙甲午五月二十二日吾邑大風拔木屋瓦皆
飛雨雹大如梨其厚盈尺一望如雪寒氣砭人肌
骨蕭條景色當盛夏如深秋敝塋之樹枯死一千
餘株碑碣仆者以百十計洙泗書院石坊全覆距
基趾丈餘合抱之松堅質直理者為風所旋糾結
如繩一夕頓成朽腐真從來未有之奇災也

往年京師春旱

聖心焦慮適張真人在都

特命率所屬法官設壇祈禱事下秩宗吾鄉大宗

伯沙會清先生澄詰兩期于朝法官對曰今晨已
寄家書矣相傳真人每有急難輒焚家書真邀乃
祖之冥佑耳公笑曰家書二字出真人之口則可
若汝輩直湏云具稟揭耳聞者絕倒

近有庸醫粗讀醫論不諳文墨有患痰火病者延
之診視乃蹙額曰此名為益火引動則痰故極難
療治聞者不解彼蓋誤認醫書益火動則痰生之
論不能可其句讀而以益則為痰火之名耳語云
學書祇費學醫人費如斯人者吾知其費人矣識

此以告擇醫者所當慎非徒資嗚噓已也

汶上太宰吳介肅公

嶽

先王父之外祖也厚德清

操夙絕一代明嘉靖間巡撫真定值分宜枋國移
疾歸里屏居南旺湖上茅屋數椽不接賓客時駕
小舟垂綸自娛會郡守數遊獵其地公輒引避父
老疲于供役異公有以靳之他日艤泊以待邀致
舟中劇談竟日察其饑也乃以自食菜脯進率皆
麤糲公食之甚甘郡尊不能下咽枵腹周旋幾至
委頓遂不復再窺湖濱矣

青陽羅姑文仲懷

夢陽

工于詩詞專治周易曾卜

其邑人中式遇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小人勿用而獲雋者乃李廷弼字夢子可謂隱而

彰矣崑山老友許復陽

青

入闈後自筮遇中孚初

九虞吉有他不燕是科第七名虞吉第八名趙匡

世乃崑山人所謂有他而已則不燕殆無一字之

虛矣易之理微故多奇中固不與曲學小術同科

也

顧天石言浙人方某初任山西某縣令以奇酷以

濟奇貪性復奇吝其壻往探贖以白金三星人將不食其餘幾掛彈章矣以丁艱去及歸里親友為檄逐之不得入里門乃大悔其所為于神前自責迨服闋仍補原缺邑民大譁亦議逐之爰集里老謂之曰今之方某非昔之方某姑待之十日若所行如前汝即不吾逐吾亦自逐矣乃聽之於是潔已愛民催科不擾斷獄如神旬月之間頌聲洋溢賓客至者悉厚贈之督撫交章論薦累陞至太守截然如兩人云季文子有言曰過而能改者民之

上也此公有焉

余家先世所藏歷代頒賜綺紵表裏大半皆鎖袂其厚如錢文如水波閃爍無定顏色歷久愈鮮第年遠畏風觸手而靡紵名鎖袂不解何意及見居易錄載鄭湛若赤雅云鳥毳之精織成文章者曰鎖袂蓋即今之羽緞也始知取名之意然今之羽緞光彩遜此紵多矣

敝郡兗州南門即少陵曾登之地所謂南樓縱目初也顧樓久傾圯惟存雉堞郡守金公一鳳重建

樓其上旄以丹雘殊壯觀瞻即以南樓二字榜之
古朴之中倍增典雅所以為妙亦猶行文之法不
難于出新見奇正以平淡為佳余謂武昌庾樓顏
應同此

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為蔡京諸人所攻朱
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為韓侂胄諸人所攻明
鄒南皋馮少墟兩先生講學於天啟而為朱童蒙
郭允厚郭興治等所攻世遂以講學為諱何吾道
之不幸也我
皇上頒朱子全書于直省費序

顯示天下後世以周行俾士子知所率由衛道之心超出千古壇坫之興拭目俟之矣

北平布衣吳公鏡菴

穆

故明恭順侯之嫡孫也鼎

革之後家徒壁立然不以貧而廢學博通羣籍能詩文尤工偶儷之作與高陽相國之孫李公循吉敏迪友善李出守江南之太平吳往依之竟卒于

署中李公為之經紀其喪養其老妻人皆義之吳在舍盤桓最久家岸堂公桃花扇出公為之題辭極為博瞻內有云君原聖裔借此寓德言文政之

科僕本侯家能不動隆替升沉之感語最動人其
論洪光也珪桐剪葉封神廟之親孫璫樹生枝迎
福藩之嫡子千官擁戴氣象南陽萬姓歡呼風流
東晉詎意黃袍加于身上天子無愁碧璽列于几
前寡人好色云云不惟屬對精切而南渡規模盡
于此數句中已

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夫德
為聖人尊為天子猶且如此彼炎涼異態者真不
知天地為何物矣居易錄載汪主事

蛟門

嘗謂淮

南一士夫云家解詩書之氣門無貧賤之交其累世富貴宜矣當與此叅看

邑先達郭道克先生

本

嘉靖辛卯舉人南京浙江

道御史謫臨汾令終戶部主事幼讀書周公廟中貧不能具紙筆取落葉以禿穎書之隕籜盈尺無一空者卒以行草擅名善于擘窠大字邑城門榜皆公所書而崇信門東魯文那四字尤極道勁乙未冬不戒于火惜哉史稱公詩得陶韋骨法博雅多才百年中闕里之奇氣吾於公書亦云

家兄六旬開筵稱慶堂中首席為瑞岳陶公

唐寅

余輩之舅祖也時九十二歲矣當齒週花甲曾孫
滿前猶有祖行姻戚在座誠不易逢也

汝邑王公子由能文工詩音節激昂不落輕靡所
著有賢博草惜家貧不能盡授諸梓余極愛其彭
城懷古一絕九里山前野火明漢王營壘對彭城
河流不管興亡恨猶作當年戰鬪聲

達賴喇嘛云中國長生之藥無逾于火酒早暮各
服兩許母或間母或貪則可以蕩滌腸胃補益真

元厥功邁於參芪近聞滿洲中有行之者頗亦有
效然世之服此致病者有之矣未聞其引年也或
不免于間貪耶抑欺人之語耶吾未之能信

余嘗札候于斬姓之友命僮代書乃訛斬為斬因
讓之曰書中文義汝或不解殊不思世豈有姓斬
者耶後閱隴蜀餘聞載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
者使彼知此以對將何以應之故言不可不慎也
崑山顧子幼鐵維禎幼有神童名集其歷年詩命
曰心聲其金陵諸作尤為宕逸弔史道鄰先生云

本擬神孫超北地豈知帝子竟東昏淋漓悲憤有
餘恫焉

家兄工繪蘭竹不染俗塵酒酣以往時與興會潏
瀋淋漓覺芳叢霜幅別具精神亦怕自矜其醉筆
也人有求者輒應之未嘗吝然不輕持贈人余莫
測其故一日謂余曰吾若以半張紙作人情却令
遊客山人何處生活三復之下真長者之言也

萊陽周中丞公之子肅齋幼患癆瘵求醫于鎮江
時何姓者負盛名弗能招致乃薦其友彭姓名齡

字幼朔隱居勞山距萊陽甚邇為言其相貌舉止
俾訪求之于是中丞公親往因偕即墨知交令各
出僕人大索山中幽巖絕壑靡不悉至嗣于山崖
極僻之處得之與所言相貌相符中丞公卑辭屈
體而堅不肯認公曰余既知先生而猶且深拒是
子病終莫之救已奚以老軀為當與先生併此命
於澗中耳不獲已許之延至家中與公子同居西
園其用藥枯苓一斤長流水洗淨晒乾為細末石
膏一斤煨為細末柿霜一斤用百沸水空心調服

枯苓一錢午間調石膏一錢晚間噙化柿霜一錢

外用人參末鷄蛋清為丸不時服一錢如是者二

十餘日虛煩盡除疾已半瘳復進以十全大補湯

則沉疴悉去矣酬以金帛麾之而去彭公出處詳

在列朝詩傳中即回楊應山先生之命于既絕者

也初號甌甌子又自稱祝萬壽後更今名世傳其

仙去云友人張孝菴

思孺

精于醫術每以此濟人

屢有效驗黃苓瀉肺火石膏瀉胃火柿霜瀉心火

此人之所知其妙處全在單用又各限以當服之

時俾藥與臟腑各有專攻不致雜亂夫然後施以
滋補之劑故獲效速耳

近時遊蕩子弟縱費不總私圖稱貸約于父歿之
日目纔瞑加息亟償名曰磬兒錢可謂良心喪盡
矣每嘆世風日下至于斯極偶觀文會談叢載宋
滄洲節度使米信之子簪以信在之故不敢自專
但于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契券
之詞以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方知世
間雖最下流不才之事亦未嘗不有所本始作俑

者其無後乎簪之不肖其為作俑也大矣

吾鄉以杞柳為筐筥形方言謂之勃蘭又賦性偏執之人質若木訥胸無可否法言異語槩置罔聞惟俯其首而不答俗謂之滴顛頭又鎔鐵錮塞破釜之罅漏者謂之骨露子即補鍋匠也每疑是錮漏之訛及觀洪容齋三筆云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聞見之於書史中如以禁為勃蘭巨為不可鉦為丁寧頂為滴顛茨為疾黎錮為骨露是也然後悟其語皆切音耳筥形似禁故曰勃蘭滴

穎者謂隱其願惟見其頂而骨露則為銅也

同鄉大廷尉王公文子懿任京兆日疏稱據薊州

平谷縣民人王洽潢呈稱我父王劄原任陝西岷
州同知遭王輔臣叛逆於康熙十四年正月十九
日執義不屈家眷三百餘口同時被難於康熙十
六年蒙陝西督撫具題仰荷

聖恩欽賜祭葬

追贈按察司副使准廕一子入監彼時洽潢隨母
流離年幼多病今病已愈叩乞代題查王洽潢實
係王劄之子自宜仰祈承襲 恩廕等因部議查

定例凡官廩生及難廩生由各該撫及該衙門查明具題入國子監讀書等語今該府尹既經查明保題前來應將王劄之難廩生照例與伊子王洽潢承廩劄送國子監讀書可也王公殉節于乙卯迄今丙申四十餘載卹典久虛使無京兆為之保題其何以慰忠魂于地下也耶

丁酉臘月初七日過家岸堂先生

尚任

黃玉齋中

刺諉竟日觀唐硬黃紙長二尺一寸七分闊七寸六分重六錢五分紙質之重無逾此者按游宦紀

聞載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角
枕毫釐畢現此紙相符洵舊物也又觀宋海苔側
理紙長七尺六寸濶四尺四寸五分紋極麤疎猶
微含青色蘇長公謂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復有
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也是在宋時已屬罕有
誠足寶惜耳又出前代內府小吟蟬琵琶並近填
沁園春一闕示余小小吟蟬曾奉先皇列名玉熙
看牙箝肩細迴文錦浪鈿鋪背滿並蒂花枝夜殿
張燈秋簾撥雨恰報河南駝馬嘶強排遣在官家

懷裏淚溼冰絲 而今朝市都非算玉笛銀箏劫
後稀嘆腹檀半損難傳塞曲軸絃重上怕譜宮詞
煖閣囊收寒溝泥委總付飄零舊監知誰還記天
顏慘淡御樂停時公詩名動海內詩餘則偶一為
之斯作意極淒楚別後逾月而卒竟為公畢命之
詞可勝慨然

文心雕龍曰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
一隅故藥術稱方此解深得方字之精義方脉之
名所由起也若近日庸醫罔察所主之隅兼攻並

治雜亂無章則不得謂之方而直以為圓已

凡柿之初生味澀而堅以百沸水浸之則甘而可食本草云生柿置器中自紅者謂之烘柿日乾者謂之白柿火乾者謂之烏柿水浸藏者謂之醃柿醃音覽楊彥遠筆錄曰藏果實謂之醃今醃柿是也以醃為藏尚未盡醃字之意必如本草所云始為明暢

有鬻董文敏真蹟者內書一絕白髮年來也不公
春風還與世情同於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

屋中蓋反唐人舊意其憫時悼俗更為沉擊

今謂人破聲曰嗶喉隴蓋本老子曰嬰兒終日號而嗑不嗶和之至也嗶音沙去聲按嗶字有三音一音錫氣逆也一音喝嘶也

詩誕彌厥月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今人以生子匝月為彌月非是

表兄羅志行來自池州以其義祖胡公傳見示傳云公姓胡名功孫青陽人也元至正末歲饑父母死功孫伏棺慟羅勝二公見而憐之謀葬焉功孫

德之願終身執役會明太祖初定金陵軍需孔亟
勝二公為里正運軍糧以風阻遲一日奉旨處決
時勝二公尚未有子功孫泣曰公就逮羅氏斬矣
大德不酬何以生為遂自就逮歷訊無異辭獄成
讞者曰此事有主者非尔罪何自苦功孫曰斬耶
斬耳死誰肯代申首就刃了無怖色羅氏載其骸
歸葬邑之松樣里後人名其地為義士塚云功孫
死數年勝二公始生子不數傳子孫繁衍遂為江
東望族勝二公臨歿誠于孫無忘所自當世以義

祖祀之四百年來每歲霜降合族祭奠於其專祠
蓋緣功孫於是日畢命也因思傳奇一捧雪有義
僕莫誠代難龍燈賺有義僕張恩代難慷慨捐軀
觀者凜凜有生氣以此推之未可謂莫誠張恩二
人子虛無是也

後漢崔烈有重名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
於是聲譽頓減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
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厯位卿守成謂當為三
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議者

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夫家有爭于則不失其親之令名余竊怪其當入錢之時何無片語幾諫使既陷于過而後引議者之言醜詆之可乎或曰安知其未諫也余謂凡聽言者察其辭若曾諫之而不從則必曰大人不早聽兒言致來外議烈自心慚何顏擊之且此乃父子私議烈雖盛怒斷不肯舉向人言揚己之非孰得而聞之必鈞逢人樂道以沽其直耳斯與證父攘羊者何異雖然彼阿意而從使親不聞其過者又鈞之罪人矣

佛經云天以大寶鏡照四大部洲正五九此三月
正照南瞻部洲故宜長齋修福愚謂如此大寶鏡
三個月只照得一方其餘月那三方却都無事則
正不妨作惡耳然人身亦有大寶鏡如顏子三月
不違仁正是常常照着心裏其餘日月至焉猶三
個月只照得一方若夫庸碌之輩直終身無照着
處矣

文中子曰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剩也音仗
陸士衡文賦故無取乎冗長餘也多也亦音仗今

皆讀作平聲誤已

左傳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注重輜重也漢書
韓安國傳王恢季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
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
老子道經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
行不離輜重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
與重也義自各別若混而為一則將謂後車數十
乘皆載貨自隨矣

唐書韓愈傳憲宗欲用愈皇甫鎛忌其直曰愈終

狂騃可且量移內地按唐人得罪遠貶遇赦移近地謂之量移非遷官也

拊掌錄載黃裳酷嗜燒煉當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惑性溺情竟欲鑪骸煉骨何一愚至此近日江左王生又鎡為言其友人亦嗜丹道晚年生產殆盡有句云朱砂不白頭先白家業已乾禾未乾可謂迷而能悟勝黃裳遠矣

鏡古集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
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
又如此今富貴佻達子弟乃有以綾緞為裯者其
暴殄過分亦已甚矣其云以布為衣誠為儉德而
以布拜裯為儉誤矣我朝儀制御拜裯惟
帝與后用鵝黃紵絲立脚處用鵝黃布其餘
妃嬪太子俱用秋香紵絲立脚處亦用紵絲素
得用布乃以布為尊非儉也

枚叔七發澹澈手足澈音敢註猶洗滌也昌黎納

綜聯句青瑩文簾施澹澈甘瓜濯二字雖本于枚
而文意似微有不同觀下濯字可見不應云洗滌
而又云濯也青瑩言簾之華脫則澹澈必狀瓜之
形味吾鄉俗指味之淡者曰澈澹或即澹澈之意
歟又昌黎月蝕詩尾禿翅簾沙簾音陟加切撥張
也故俗稱展翅曰簾沙而謂人之狂肆者亦曰簾
沙蓋喻其披張耳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能照人五臟
及女子有邪心者則膽張心動此殆同指佞之屈

軼矣余弗能信既云能照人五臟吾不知秦皇之心正耶不正耶其李斯趙高輩詐力固足掩其惡鑑中烏能遁其情豈皆從未孽照乎若昏昏于元奸惟昭昭于女子斯直與守宮等爾尚何秦鏡之足貴哉

族姪傳商校字